

记忆深处的暑假

●魏兴付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农村出生的，顽童到七岁时直接在就近的村小读一年级（那时无幼儿园）。每年暑假的时间大约两个月。

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9月1日开学读的是下学期教材，升学是在次年春季。如果成绩特别冒尖，可跳级，我头上的二哥就从一年级跳级进入三年级的，我的成绩只算中上等，幸好每年升学状态，也有班上几个差生被留级的，那时小学无六年级，读完五年级就算小学毕业直升初中了。每到暑假来临，也是我们迎来快乐的时光。

那时的暑假，除了抄写生字词，背几篇课文外，似乎没什么暑假作业，回家后大多由父母吩咐干一些杂务活，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家孩子多，资源匮乏，尤其农村的生活状况是典型的贫穷落后。我小时候喜欢打乒乓球，无钱买球经常自己用小木板制作，暑假里就邀约几个小伙伴把家里的“木凉床”（当作移动球台）抬到屋后的竹园里，找个空位放下，在凉床的正中间用砖块横摆起来当作网界，乒乓球就这样被我们推来挡去的玩着，渴了，就到简陋的土制厨房里，用碗舀灶台上大铁锅旁边镗做的铁罐里的温水喝个痛快！

有时，趁大人不在时，也去菜园地里偷摘几个西瓜、番茄吃吃，一般又大又好的瓜、番茄舍不得吃，是用来到集市上卖的，虽然只有几分钱一斤，却也能为家里添点日用品什么的……我们家乡所处的地方属长江中下游江北平原（安庆望江县华阳镇），这里主要盛产棉花，旱地面积人均一亩左右，那是大集体时代，无人外出打工，生产队干活是记工制，棉花是喜温作物，越是高温越旺长，也容易惹虫害，当时仅靠打低效农药难以控制，于是生产队长就动员各家老少利用每天早晨及上午时段（虫子易出），每人自带一个小瓶装些水，腰上系块防水的塑料布，去棉田里每人走一块棉苗地，自田头至地尾从旺长的棉苗中活捉棉虫，将捉到的大小虫子直接放进小瓶的水中淹死，等完工时，统一清点每人捉的虫数由专人登记，然后算上工分在队里指定墙上公示，捉得越多，工分自然就越高。

于是孩子们几乎产生荒唐的想法，每次下地要是捉少了，心里反而不高兴，巴不得虫出来越多越开心，因为竞争的是虫数呀！除了捉虫，有时傍晚，还动员大小孩子齐上阵，专巡逻寻找有虫窝的棉花叶片，一般虫蛾在叶片背面上新产的虫卵是很难发现的，不过，若从叶片的反光仔细看还是能识别的，有时，遇到虫卵孵化幼虫开始蠕动时，叶片周围有反应，容易逮着，每当发现虫窝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它的数量算工分会大大超过虫数的比值。去找虫窝者，其所得工分有时一个傍晚下来，竟然达到大人的半个工，顶峰时有的达到一个整工。我们这里，孩子们暑假里不仅给棉花捉虫能记工，若去水稻田跟大人一起用手耙草也算工分的。因水稻田离家较远，约在3公里之外的当地名叫“金盆湖”处，它的旁边有条河叫“幸福河”。因路远，大人们说去大湖里干活得越早，记得有一次，天还朦朦胧亮，就听到远处传来出工的哨声，我们被大人们催醒，揉着睡眼，迷迷糊糊地从蚊帐中钻出来，接着快速洗漱，听着大人的唠叨声，三下五除二喝下几碗粥，孩子们几乎赤着脚在土路上跟在大人背后，徒步赶向大湖的方向……

早上清凉，是稻田耙草的好时机。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禾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像一颗颗珍珠在初升的太阳下閃耀着，不时滴在手背、腿上，透着一股沁心的凉意。几十人齐上阵，一字形从田头均匀排开，卷起裤腿，踩入泥田，弯下腰，用双手在稻秧的间隔区像“挠痒痒”一样来回抓个不停，不管有没有草都要在根部旁边挠一挠，老农说这么做能促进稻秧根系生长，若有草就捏成小团团用劲塞入泥里让其腐烂还能肥田。小孩子跟着大人旁，刚开始饶有兴趣地用双手在浅浅的水田里把边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孩子们的嬉笑声，大人的吆喝鼓劲声，手在浅水里的划声、空旷的田野里四处传来的蛙鸣声……在田间里形成了欢快的劳动乐曲！可到半上午时，我们腰酸背疼，天气闷热，满脸汗滴，衣服也湿透了，四肢全被泥包裹成了“泥人”，大人们见此情景又心疼又好笑，生产队长叫孩子们快去旁边的“幸福河”洗洗歇会。

一声令下，孩子们则一窝蜂直奔河边，一个个像鸭子一样扑通扑入水里，用草使劲擦洗身上的泥巴，还不时互相打起水仗嬉戏，幸福河岸边有成排的大树，于是小伙伴们都乖巧地在树下乘凉享受着惬意忽然间，发现远处河边有成片野生的莲花，在荷叶间亭亭玉立，我们立马赶去近观，便兴奋不已，踮着过腰深的水想多找些“蜂窝状”大莲蓬，一个个摘起大荷叶顶在头上当遮阳帽，手提荷花与莲蓬，似乎意外的收获与惊喜，临近中午，哼着小曲跟着大人们收工回家。

午后，尤其闷热的夏天，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乌云翻滚，雷声轰鸣，阵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天又放晴了，变得更热，这时总觉得这雨是来捣乱的，大人们又骂起了天。农谚道：“伏天里下暴，一暴热一暴”。“冰棒冰棒，香蕉冰棒；冰棒冰棒，豆沙冰棒”，声声吆喝伴着自行车铃铛声，卖冰棒的来了。大人为了鼓励我们继续好好干活，大热时也扣点零钱出来给我们解馋。那时，即便五分钱一根的冰棒，也令人回味无穷，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剥开冰棒纸，不忘将粘在纸上的碎冰舔到嘴里，一股甜丝丝的雾气钻入鼻孔，迫不及待狠狠咬上一口，让它缓缓化掉，再一点一点咽下，那个爽！半支冰棒下肚顿觉遍身舒畅极了。

火红的太阳渐渐落下去，锋芒四射的强光也渐渐收敛起来，在这黄昏时分透出了些许温柔。天色渐黛，池塘边上挤满了人，洗脚的，洗衣机的，牵牛喝水的，抬水的，洗菜的……我们小孩子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在池塘中翻滚，肆意嬉笑打闹；在相互表演仰泳、蛙泳，踩水式……我们家住长江岸边，自幼与水打交道，那个年代的孩子门大多水性很好。傍晚，各自回家，将大小凉床从家里搬到前门口，我家门前有棵梧桐树，晚上手摇着蒲扇，我们就在这树底纳凉，或在不远处用枯树叶堆起燃烧（不出火苗）让升腾的浓烟熏走蚊子，晚上搭起简陋帐篷，大多高温天气是在露天过夜的。

闲时，农村串门聊天是常态，晚上常听邻居老人们在这棵梧桐树下说那过去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当年，也听过“下放知青”曾在这树下拉二胡，吹笛子，那悠扬的笛声，至今难以忘怀！

当然，我们那时暑假活动的內容不止这些，还有在江边防护林里用竹耙与兄弟一起把树杈拾柴、去河边打猪菜、双抢时季抱稻铺子递大人脱粒。在池塘里逮鱼捉虾……我们几乎是在忙碌的劳动中度过了暑假！

每当新学期开学时，同学们相见唏嘘，除了长了点身高，最显眼的就是皮肤黑了一层。时过境迁，如今的暑假里，孩子们可谓：“手机全天不离手，美味佳肴送到口，待在空调不愿走，网络游戏随处有”，如此下去，总觉得与前辈相比，是否缺少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呢？

官束缚，归日期异日，到此解留玉带，好从佛印证禅机。”

檀玘(1851-1923)，字汝衡，号斗生，一号霍樵，出生西圩，12岁随父兄移家蓬莱山庄，师李灼然课读。十五岁举秀才。同治九年(1870)安徽巡抚英果敏考察敬敷书院诸生，得檀玘文，大奇，招入署中课读，常解衣推食，以国士待之。同治九年与胞兄檀球同时中举，十三年登二甲第三名进士，改庶吉士。每试必列前茅，大江南北一时有大小苏之称。光绪二年(1876)授翰林院编修。常与陆凤石、谭叔裕等二十余名饱学之士，聚集芸窗，焚烟披卷，击钵吟诗，名动京师。光绪八年(1882)，典试山东，得士陈传珩等72人，十一年典试粤西，得士刘明华等51人，十五年 典试陇西，十八年奉旨任国史馆、功臣馆、会典馆纂修、总纂、总校官，二十五年六月升国子监司业，十一月升司经局洗马。是年会典馆全书告成，赏赐二品衔。二十六年义和团入京，二官仓皇出都，檀玘随驾至陕西，旋改福建学政。二十七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先后晋升十余次。

檀玘自幼悟性冠群，日诵千言，过目不忘，文思敏捷，援笔即就。居京三十余年，衡文校士，星轺半天下，英杰满门庭。晚年息机离庐，自号补园，署名蛩道人。“尝与二三良友解说道，绝口不言国事，行行市间，喜听歌曲，兴酣时抚掌大笑，归来后张灯煮酒，磨墨伸纸，发为诗词以寄意。”民国十一年夏续修家谱，应族人请其南旋，五月不幸患病而卒。享年七十有二。他自挽联云：“读孔孟书，未能阐明千百分之一；学彭聃术，不幸夭亡七十二有零。”

纵观望江三苏，论才华与文坛影响远不能与宋代三苏相攀比，但在望江晚清时期，也可谓领一代风骚。永定河道檀崖和南康知府檀球，虽算不上封疆大吏，却为官任，造福一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留一地去后之思。檀玘居翰林三十余年，才华横溢，友天下名士，文名满京都，著述甚丰，自谓立言乃不朽之末，不自珍惜，曾少留底稿。现馆藏的《菘竹斋诗集》《鄂游草》《击钵吟》《史记杂咏》等著述10余种，乃其友人搜集刊印。为读读者，特录律诗一首、楹联两副以见一斑。

《回乡》七律一首

平沙漠漠暮烟苍，城郭人家入渺茫。
两岸萦回环吉水，九江澎湃束华阳。
寒宵古柳鱼花月，短棹枯芦雁叫霜。
却忆南征采兰芷，短篷凉月渡潇湘。

春 联

除夕月光无，点数盏灯，为乾坤增色；
初春雷未发，擂三通鼓，替天地扬威。
替京都名妓小凤仙挽蔡锷将军联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十年北地胭脂，自伤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资料来源：《1995年《望江县志》、2018年《檀氏宗谱》）

秋雨滴落了一个上午

蝴蝶一动不动

这儿就是它的家吗？

我无比心疼地将它捧在手心……

两棵树

也许，从种植的时候开始

你就想依偎我

我们是两棵靠得很近的树
忽然一阵风我们又离得很远
只要默契相对着就很好了
因为距离产生美呀

我们都爱做梦

总幻想有只美丽的鸟儿

来筑小小的巢

是来了来

来了些停飞的候鸟

它们不知道把家安在何处

当风为我们披上秋色的衣衫
我们却害怕成熟害怕苍老
枝头上藏青色以及金色的果子
如今，我们的年轻
已是中满箭的靶了

有时，风使我们相触

那瞬间你在想什么呢

我却想，为什么

风，不能同时从南从北吹来

那样我们就是一棵树了

副刊

访蓬莱山庄 说望江三苏

●檀 钟

上读檀氏宗谱，一面读，一面拍照，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我一次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她也哈哈大笑起来。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丹桂飘香，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来到杨林乡境。下车后，沿着曲曲弯弯的崎岖山路，步行四五里到达了杨林乡半边桥村一蓬莱山庄所在地。伫立一看，怅然若失。满目野草荒烟，老树枯藤，我的心不禁凄凉起来。随着时代风雨的侵袭，当年的楼台亭阁已荡然无存，草丛中剩有纵横几径屋基和残砖破瓦，在秋风中如泣如慕，诉说往日的辉煌。与我们同行的年近九旬的檀青先生老家也在杨林乡，少年读书时代曾与二三知己造访过几次山庄，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他边走边说，如数家珍，对山庄的地理环境和建筑风貌，一一对我们介绍，使我们听起来如亲临其境。

山庄，环境幽美：一面临水，碧波万顷；三面环山，群峰起伏。山庄坐落在正中间的凤山，凤山左右有龟山蛇山相峙护卫。凤山后面有蛙山、鸿山、獭山、月山、磨叉山、椅子山连绵环抱。凤山对面有金鸡山隔水相望。有山有水，风物宜人，真不愧是出人才的风水宝地。有民谣称：“浪打蛙鸣景亦奇，龟蛇相峙对金鸡。凤山不出朝天子，枉费金鸡半夜啼。”

山庄，坐北朝南，占地约一平方公里。望江古称泽国水乡，以舟楫水上交通为主。船到武昌湖南岸，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座雄伟高大的门楼，上书“蓬莱山庄”四个醒目大字。门楼两侧有“世界大僖部，家乡小蓬莱”楹联。门楼前有东西两座花园，花木郁郁葱葱。进入门楼，经过一座小院，便是一幢三进的主建筑。每进两层五间，两进之间有明堂，明堂两端有厢房。第一进主要是会客，有客房和书画室，第二进主要读书室和藏书室，第三进为主人生活区。每进有大堂，堂中有立柱，柱上挂有楹联。堂上方有匾额。第一进大堂柱上有檀玘一副名联，联云：“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半门生。”虽有些自矜，却也名不虚传，因为他曾多次担任主考官。山庄建筑属徽派风格，飞檐翘角，气势恢宏，画栋雕梁，富丽堂皇。山庄系龙门军事永定河道檀崖创建。同治元年(1862)从西圩移家至此。檀球、檀玘在此读书成才。1958年“大跃进”期间，杨林乡政府为建乡政府礼堂和黄梅戏剧场拆毁。

那么望江三苏的由来又是什么呢？望江三苏指的是檀崖、檀球、檀玘三人。檀崖，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举人，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其长子檀球次子檀玘同时中举人，同

常凯红的诗

为人民服务的路上

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是浅秋

因为：流云洁白，天空辽阔

草木茂盛，蝉鸣依然

但愿冬不寒，亦求夏不热

暖阳

辟开了冬的脚步

那清香的紫外线的味道

为立冬写下了一个序

我在岁月里打磨

尽情的享受阳光的消杀

虫儿合上了翅膀

在立冬后将隐名埋姓

忽然想起冰冻三尺的天

是否还如此和风拂面

挥手送别一个季节

莫惊动这秋高气爽的流云

别再老气横秋了

你额头的皱纹已镌刻了细数

8.19，又一个中国医师节

请记住这一张张华发添冰霜的脸吧

那是敬佑生命守护健康的痕迹

转角

已经立秋的这几天

高温持续推进

地面被烘烤的冒着热气

白热化的三伏轰轰烈烈

像热恋过的情侶

转角遇到爱…

黄昏的日不落

夕阳燃烧了半边天

晚霞追逐着另一朵白云

不肯西沉的水面

浮云翻卷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有夏风吹来不一样的凉意

情人坝的人越来越多

陌生的熟悉的夹着五味杂陈的汗水

玩抖音直播的早早地就在坝中间立

起了杆杆

他们不畏烈日抢占自己的地盘

黄梅乡音飘过西苑的坝头

人间烟火再一次越雷池演绎精彩的

片段

转角匆匆走过

我就在手机里遇见你呀

立 秋

我把你写进诗篇的时候

知了还在热烈的叫嚣

不知道哪家顽皮的孩童

在抖音里玩着学猫叫

一落叶知秋

时间似乎留在了夏天

时间也在悄悄向季节变化

而大街小巷的空调

仍然拼命的哼着热热的歌

这个夏天的故事很多

防汛抢险始终是盛夏的主题

一场大雨倾盆落下

泼灭了夏日点燃的温度

希望总在不断上升

愿望总在不断实现

不忘初心

把日子过的滋润一点

一面锦旗成就了我的白衣天使梦

很久没有诗

这段日子在失意中度过

黄昏情人坝的风景独好

有夕阳做伴的蘑菇云

馥郁了我惆怅的胸腔

下意识地把左心房勒紧

怕一颗辛苦遭逢的心

不经意间跳出心房

请求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

感谢上苍给予的一切

感谢文字的陪伴